

我的中秋节

◇ 张振营

我的中秋节是一幅细腻温婉的画卷，缓缓铺展在岁月的长河中，每当秋风轻拂，月光如洗，那份深藏于心的温情与思念便悄然浮现。

花好月圆，稻菽飘香。在金黄的温暖底色中，高粱红、莲藕白、果子红……这是丰收的斑斓色彩！当丰收喜逢中秋，在团圆的话题之外，还有着浓浓的庆丰收意味。在古代农耕社会，古人认为月亮的运行同农业生产和季节变化有很大关系，因此拜月就成为中秋节一项重要的民俗活动。月光洁白如练，月光下大地如虹，静静地守着这一方明月。悲欢离合的人生片段时而从脑际闪过，五味杂陈涌上心头。人生如月，亦有阴晴圆缺。

小时候的中秋节记忆犹新。中秋节正是高粱、玉米、大豆、芝麻、谷子等秋作物成熟的时节，大人们忙着收玉米，自然也不让小孩闲着，也不敢闲着，闲着会打架、偷着下河洗澡。于是，大人们在地里掰玉米，小孩儿在后边捡玉米，然后抱出地。拉回来的玉米穗先堆在院子里，晚上剥。中秋夜，不用灯笼就很明亮，正好利用这月光剥玉米。不仅我家，其他家也一样，不会因为这天是中秋节就停下手中的活计。父亲说：“今天少干一会儿，干完活儿吃月饼。”

父亲的话大人们不以为意，孩子们却很在意，因而干活儿也比平时欢实。剥几穗玉米再瞅瞅小桌上纸包的月饼，虽然没说话，可早咽了好几口水。

在这个特别的夜晚，家家户户都会坐在玉米堆周围，一边赏着皎洁明亮的圆月，共话家常，一边双手麻利地剥着玉米，分享着彼此的喜悦与忧愁。

剥了好大一会儿，然后停下来一起品尝那香甜的月饼。月饼被切成小牙儿，摆在小桌上。当我吃完了两牙又伸手去拿时，啪的一声，父亲的巴掌落在了我的手背上，我的手赶紧缩了回来。月饼有限，大人只吃一牙儿，小孩儿吃两牙儿，我的已经吃够了。

其实，那时的月饼也没什么吃头，基本上都是生产队自己制作的，配料简单，加工粗糙，但回忆起来还是觉得那时的月饼最好吃。那时候物资匮乏，吃不到好东西，只有中秋节能吃到的月饼就是美味佳肴。

记忆中的中秋节，总是伴随着母亲忙碌的身影。那些熟悉的菜肴都来自自家菜园，每一道都承载着家的味道，让人心生暖意。

后来，我出来工作，可每到中秋节都会带着妻子孩子回到家乡，和父母一起过中秋节，分享丰收的喜悦，享受短暂的团圆之乐。

母亲不擅长做大鱼大肉，中秋节的午饭主食永远是饺子。在母亲的心里，饺子是过年吃的食物，过节如过年，和儿子一家吃上一顿饺子再好不过。

时光如水。随着父母驾鹤西去，故乡成为我心中的符号，和父母一起过中秋成为梦中的情景。每当中秋，我总是泪湿衣襟。



不知不觉，儿子已经长大，我们夫妻俩成为儿子的牵挂，儿子成为放飞的风筝，风筝线在我们手中攥着，陪我们过中秋成为儿子的心愿。

曾经与我们朝夕相处的儿子从高中起渐渐生活独立，上大学时在武汉，就业时去了深圳，距离越来越远，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，基本过年时才能回来，中秋节就别奢望了。好在现在通信发达，能时常线上见面。每当中秋节，儿子都会打来视频电话，也算是“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”吧。

去年春节过后，儿子有了回河南工作的想法，起初我们是反对的，不想让他舍弃在深圳的事业。

可儿子执意要回，理由是一线城市房价高、生活节奏快、压力太大。好在回来不久，他就在洛阳找到了喜欢的工作，虽然收入比在深圳少了一大截，但是他的心里踏实了。其实，儿子回来的真正原因是想就近照顾我。

中秋节 庆丰收

◇ 曲令敏

一年一度的中秋节，始于周，定于北宋，到明清已经成为仅次于春节的第二大传统节日。历经千百年流变到如今，这个天朗气清、秋庄稼成熟的日子，成为走亲访友、庆贺丰收的美好节日。

中秋节临近秋分，秋分被国家定为中国农民的丰收节。节令到此，原野里一眼望不到边的庄稼怀穗结荚，沉甸甸地压塌地皮。有农谚：“七月枣，八月梨，九月的柿子红了皮。”千门万户，斜阳流水，在这个饱含喜气的节日里，普天之下那是真正的、发自内心的欢乐。

在我早年的记忆里，中秋节走亲戚是小孩子的事儿，大人都在地里忙着。棉花白腾腾地开，前脚刚踏过，后脚又白了，手快的人一响能摘一百多斤。黑腾腾的是绿豆荚，你推我拥也等着摘，没人手，老人、孩子都下地。春谷子勾着头在风中摆动，荡起喷嘴子的香味儿。早玉米掰下来堆在场里，麦茬玉米腰间的缨子眼瞅着干了一大半。最喜人的是花生和毛豆，摘回来加几个尝鲜的红薯，搁锅里一蒸，香香甜甜的，吃起来像过年一样。

大路上时不时有走亲戚的人，大老远看见了，认出是哪家的，赶紧回家开门儿。“小妞儿，一滴溜儿，两包果子一块肉。”一年三节，姑家的亲戚走不走，舅家是一定少不了的。肉是春节的礼，端午节送油馍、鸡蛋、粽子，两包月饼外加一篮子瓜果，是中秋节的标配。

无论家境如何，中秋节吃月饼是少不了的。大人们一牙儿一牙儿地吃，小孩子手里才有大半或一整个。小家伙们凑到一块，细数青红丝掺杂着的花生仁、核桃仁、杏仁、瓜子仁，数来数去，好半天不舍得咬一口。

那时候的亲戚真亲，刚看见人影儿，就看见了白石子蘸着清清水一样的笑容。

今年的中秋节还没到，县区里的瓜果就一车一车香到市区来了。除了传统的核桃、梨和枣，还有猕猴桃、阳光玫瑰葡萄、黄金梨，还有栗子、蓝莓和苹果。真是想啥有啥。走亲访友，南北风味的各色月饼是成提拿的；不管是外来的、本地的，各色水果是成箱搬的。无论城乡，五线谱一样的阡陌小路早已变成了水泥大马路，走亲戚的人差不多都是摩托车、小轿车、电动自行车，肩扛手挎的年月，一去不复返了。

招待客人，阖家聚餐，多在大酒店、特色饭馆，再没人对着月亮啃五仁月饼了。

我喜欢如今的红红火火，也难忘当年的清清爽爽。

我心中珍藏着的那轮中秋月，和堂妹小芹相关。只有十多岁的两个小村姑，坐在小芹家门前的院子里，远远近近的茅屋和柴瓦房暗暗幽幽地泊在夜色中，树也不摇，狗也不叫。我们吃了月饼，交换了柿子和梨，一边啃着，月亮就上来了。青茫茫的月光弥散开来，水一样泡着屋舍和树木，有虫儿叽叽地叫。两个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闲话儿，你望我一眼，我望你一眼，直到无话可说。

小芹坐在垂布石上，我坐在大树上。中秋的月亮真亮啊！月光里，只有两颗充满对人生向往的女儿儿。夜深了，天凉如水，抱在一起的胳膊冰凉冰凉，月亮太亮了，我们久久不愿回屋里去。

多年后，我在阶梯教室听老师讲杜甫，一句“清辉玉臂寒”鼓槌一样敲在心上，敲动了多年前那个中秋节的夜晚……

一轮中秋月，多少诗人心，千百年来，对月吟诵的文人墨客数不胜数。最大众、最难忘的，还是苏东坡那句：“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”

月到中秋农事忙

◇ 张万强

秋天是个成熟的季节，秋天是个收获的季节，秋天是个播种希望的季节。

回想二十多年前，生产条件落后，生产装备差，农民一年中付出和劳动最多的时候就在麦收和秋种。秋天掰玉米，收谷子、割豆子都算不上最难，最难的当属拔秸秆、刨红薯、腾茬种地。

种红薯劳动强度大，浇水栽苗、翻秧除草，有的地块杂草丛生，少说也得两遍打理，要不然这些杂草闲苗就会同红薯争抢地力，红薯产量就上不去。到了收获季，得一镰头一窝地刨，然后用木制制子把红薯一个一个切片暴晒。赶上天气好还行，赶上阴雨天，弄不好就得吃发霉的红薯干。

后来，随着水利条件的改善，小麦、玉米产量不断提高，我们村里的人陆续不再种红薯。近年来，又开始少量种植，但那完全是为了尝新鲜。

玉米是我们当地的主打粮食，秋收中最费力的活儿是掰玉米、拔玉米秸秆。秋收天气依然炎热，太阳晒着，一人多高的秸秆得用镰刀一下一下地连根带根刨出。玉米秸秆根须很大，如果不刨出来，后续犁地耕种很困难，会影响小麥产量。

拔玉米秸秆得四肢配合，弯腰弓背、相互用力才能拔出，且急不得，干一阵子得喘喘气、缓缓神。不足一亩的秸秆一个人得一天干，弄不好手上还会磨出血泡，夜里躺下大腿酸疼。为了赶农时，躲避白天的热，趁月亮亮往田里拉粪，捆玉米秸秆、腾茬整地成了家常便饭。

古语说，远亲不如近邻。家庭联产承包制实行初期，农村农业机械化程度非常低，就连牛马驴骡这样的牲畜也不是家家户户都买得起、养得起的。那时候最难的就属秋忙时借牲口犁地拉庄稼。每到这时我就得硬着头皮找亲戚朋友帮忙，顺利的话倒没什么，一旦吃了闭门羹，心里的难受就甭说了。

上世纪90年代初，父亲经常带母亲外出看病。秋收农忙季，孩子没人照顾，我妻子要么把孩子送到岳母那儿，要么送给亲戚朋友或邻居照料。那些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，我视为生命中的贵人，一辈子都忘不了。

种麦过程是复杂和艰苦的。首先

腾茬，然后上农家肥、化肥、防虫害药物，最后是跟犁打坷垃，平整土地。

秋分早霜降迟，寒露种麦正当时。季节不等人。一个多月的农事忙碌，收获了农作物和粮食，完成了趁墒下种、打格整犁的基础，秋天才算结束。

这一个月下来，农民最多的是疲劳和苦恼。机械化程度越来越高的今天与那时相比，简直是天翻地覆的变化。过去需要掰玉米、挖秸秆等几道工序才能完成的农活儿，现在一台联合收割机全搞定，农作物品种不断改进，水利条件不断改善，粮食产量翻倍增长。

回想那些种地的岁月，克服了很多不易，也感谢亲戚朋友的帮忙。

1995年前后，通信工具逐渐普及。每到秋麦收获季，我就会提前约几个要好的亲戚朋友，借人借机前来帮忙，好吃好喝地准备着，不计成本搞集中“会战”。那时候尽管我有了正式工作，可工资待遇很低，有了一年秋麦两季的收获，解决了吃的大问题，也给家里省了很多，弥补了经济上的不足。

这期间，我三叔家的四轮车用得最多，同族侄子的车我也没少拉。因为他们知道我工作紧，回来不容易，只要我张开口都是先紧着我的活儿安排。几位朋友成了我的及时雨，早喊早到、晚喊晚到，收麦打场、犁地收秋，很少缺席，还组织他们的朋友前来帮忙。人在饥时给一口，胜似饱时给一斗，这些一直到现在我都非常感激。

锦上添花易，雪中送炭难。正是由于他们的帮忙，每年的麦收秋种我都跑在了全村的前头。这些帮助成为今生我最深刻的记忆，也是兄弟朋友之间最值得珍惜的情感。

2013年，联合收割机开到了我们的小山村。当时，村民打工的多了，有了收入，机械化耕作意识也普遍增强，我们村麦收秋种都用上了联合收割机。那一年，迫于工作的无奈，我在收获了最后一季玉米后，不得不放弃了农田的耕种，专心致志于工作和城里家庭的经营。

岁月蹉跎，几十年的农村收种，我收获了很多，也有了乡愁，记住了生活的不易，农民艰苦奋斗的本色始终保持。

们。尽管我们瞒着他，他还是从姐姐口中知道了这两年我和他妈妈都曾经住院的事。他很愧疚，认为我们最需要他时自己却没能好好照顾我们。

去年中秋节是时隔多年后儿子陪我们过得最有仪式感的一个中秋节。

中午，儿子带我们和他姐姐一家人去吃了火锅。夜幕降临，华灯初上，一轮明月缓缓升起，银辉洒满大地。儿子别出心裁，把桌椅搬到楼顶，摆上他带回的一桌子美食，当然少不了我喜欢的老式五仁月饼和他妈妈喜欢的蛋黄月饼。我们全家人一边品尝美食，一边欣赏那轮明月。月亮似乎也比平时更加圆润明亮，如同一个巨大的玉盘悬挂在空中。我们谈论着过去一年的点点滴滴，分享着各自的收获与成长，也感恩生活在美好的时代，才有了岁月静好，让我们享受这天伦之乐。那一刻，所有的烦恼似乎都随着秋风飘散而去，只剩下心中那份纯粹的喜悦与宁静。

虽然岁月流转，许多事情都已发生了变化，但是中秋节在我心中的那份美好与温馨从未改变。

今年中秋节前，儿子打电话说：“你们在家等我，我要回去过节。”我知道，无论时光如何变迁，那份对家的思念与向往永远伴随着他，就像当年的我。



八月十五杀小鸡

◇ 梁永刚

一捏，尝一尝。我回家去拿点粮，我偷偷摸摸拿林林，俺娘打我一笤帚。我又偷偷拿豇豆，俺爹砸我一砖头。卖糖哩，你快走，免得撞见俺哩大黄狗。撞见狗，丢骨头，一去切莫再回走。”吾乡还流传着一首古老的民谣，说的是旧时穷人过中秋节的苦楚：“八月十五儿圆，提起往年心酸酸。有钱的人把节过，肥吃饱喝过一天。无钱的人过节难，东讨西借一碗面，少柴无油还缺盐。”

八月十五杀小鸡，是吾乡世代相传的习俗，也是孩童心心念念的期盼。老日子的村庄里，几乎每家都喂鸡子，只是多少不等而已。每年开春时，或挑选种蛋让老母鸡孵化，或直接买回现成鸡娃，经过一春一夏的精心照料，到了八月十五基本长大，即青年鸡，也叫半大鸡子。所有母鸡，留下生蛋，卖钱换盐，补贴家用。至于公鸡，除了留下一只当种鸡，兼职司晨打鸣，其他都不受待见，在不长的时间里，一只接着一只被宰杀，或招待远道而来的尊贵客人，或赶在八月十五成为庆祝团圆的节日美食。

中秋吃鸡，是一饱口福享用美食，也是传承传统文化。古人特别重视鸡，称它为“五德之禽”，《韩诗外传》说，鸡头上有冠，是文德；足后有距能斗，是武德；敌前敢拼，是勇德；有食物招呼同类，是仁德；守夜不失时，天明报晓，是信德。因鸡与吉谐音，民间更是将鸡视为吉祥之禽，有大吉大利、吉祥如意、金鸡报晓、雄鸡报捷、金鸡迎春、鸡鸣富贵、闻鸡起舞等诸多美好寓意。

八月十五吃鸡子，不管煮炖，还是熬炒，用的都是铁锅，烧的皆是柴火。至于烹饪之法，通常有三种：一是清炖，特点是原汁原味，汤鲜味美，重在喝汤水，吃肉是其次。杀罢鸡子，滚水褪毛，清洗干净，掏空内脏，剁成块状，放到锅中，加适量水，丢入花椒、八角、生姜、辣椒等作料，先大火，后小火，煮至肉烂汤浓，一人盛上一碗，饼馍泡到碗里，有汤有肉有饼馍，汤浓肉香馍劲道。也有人家，喜欢囫圇鸡子大火炖，直炖得鸡肉鲜香入味，软烂不柴，筷子一扎就透，一挑就离骨，熄火揭锅盖，撒些葱花

芫荽，盛到碗中，吃肉喝汤。

第二种方法是做黄焖鸡蒸碗，又叫扣碗。把盐、小麦面粉和粉浆掺到一起，搅成面糊，再把洗净的整鸡剁成小块，倒入面糊中拌匀，丢入烧热的油锅里炸。炸至金黄，捞出鸡块，控油放凉，分装碗内，浇上事先调好的料汁，放上花椒、八角、葱段、姜片、辣椒，装入笊篱，开火蒸制。因为有诸多作料加入，蒸熟后的黄焖鸡块香味浓郁，肉烂好咬，肥而不腻，老少皆宜。吃的时候，从冒着热气的笊篱上端下来装有鸡块的碗，手腕翻转，倒扣到盘子上，再撒上芫荽点缀，看上去圆润美观，吃起来软香美味。

第三种是熬炒就馍馍，把切成碎块的鸡肉在热锅里煸炒，放入葱、姜、蒜、盐等作料，其特点是肉香味道好，可配多样菜。譬如，晒干的干豆角、萝卜缨、马齿苋，放到锅里当配菜，蘸满汤汁熬炒后，香气浓郁，口感劲道，吃起来味道不比鸡肉差。

中秋节这天，支整子，烙饼馍，一来泡到鸡汤里吃，二来就是赶时间。八月十五正逢秋收农忙，乡谚说“秋忙秋忙，绣女出房”，就连平日大门不出、二门不迈的绣女，都要放下手里的活计，下地帮忙掰玉米、杀芝麻。发酵面，蒸成馍，耗时间，又麻烦。粮食收不到家里，心里着急似火烧，庄稼人恨不得吃住在地里，没有空闲，更没有精力发面蒸馍。相比之下，烙饼馍简便易行，省时方便。搅几瓢面，盆里一倒，舀些水，和成团，不用发酵，支子一支，不工夫就能烙成。

巧妇烙饼馍，是厨艺，更是杂技。小擀杖拿在手中，娴熟轻巧，转眼间，核桃大一块面团，擀成一张圆周周、白生生、薄溜溜的面饼，如银盘，似满月，白如雪，用小擀杖轻轻一挑，稳稳落在盘子上，翻上两翻，起泡即成。饼馍可卷百样菜，随便拿张，托在左手，右手执筷，夹菜均摊馍上，一折一卷即成。吾乡中秋吃鸡馍，意在表达天上月团圆、人间团圆的寓意。还有一种说法，旧时月饼制作成本高，卖得贵，唯有富裕人家才能吃上，穷人没有钱，买不起月饼，就用杂面掺点小麦面粉烙个饼馍，应景，象征全家老少团圆，寄托美好生活期盼。